

意犹未尽

何以“老杨树”

■姜德福文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习近平总书记给杨浦“老杨树宣讲汇”全体同志的回信经新闻媒体向全国发布后,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人们在认真学习总书记回信的同时,也不禁发问:为什么是“老杨树”?

五年前,也就是2019年的4月13日,《杨浦时报》在当日报纸的第八版右下角,刊出了我撰写的一篇署名短文《最美“老杨树”》,文中写道:“朴实无华

的老杨树,是杨浦老干部的标志。”

就在这一年的11月2日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杨浦滨江,在首次提出“人民城市”理念的同时,亲切会见了老劳模黄宝妹等杨浦的老同志代表,称老同志是国家发展的“见证者、参与者、奉献者”,勉励老同志要结合自身亲身经历“多向年轻人讲一讲,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”,对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。

在杨浦区委、区政府的大力支持

下,经过半年时间的组织筹备,区委老干部局于2020年6月,搭建了由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黄宝妹、“人民教育家”于漪等300余名长期在杨浦工作生活、理论功底较强、擅长宣讲、乐于志愿服务的“五老”宣讲团队。无独有偶,团队以“老杨树”为名,叫“老杨树宣讲汇”。我也有幸作为“五老”队伍中的老战士代表,成为“老杨树宣讲汇”的一名成员。团队成立以来,老同志们以习总书记的嘱托为指引,进社区、进校区、进园区、进营区、进商区、进企业、进党政机关,以亲身经历讲历史、讲党的创新理论,讲新时代上海和杨浦发生的可喜变化,累计开展志愿宣讲2600余场,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的公益志愿活动,成为杨浦区开展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的一

支重要力量。此举得到习总书记的充分肯定,总书记在回信中称赞“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”。

杨浦老干部以“老杨树”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,既有杨浦的地域特征,也有“老杨树”的精神象征,既形象生动,又朗朗上口。

杨浦区的前身是“杨树浦区”。在杨浦区境内,现在还有一条“杨树浦河”流经南北,有一条“杨树浦路”贯穿东西。杨浦百年工业的一些标志性老厂,像发电厂、自来水厂、棉纺厂、火柴厂等,大都以“杨树浦”冠名。生活居住在杨浦的老同志以“老杨树”自称,可谓名副其实、名至实归。

“老杨树”不是什么名贵的树种,三三两两,或成排成行,顽强地生长在小河边、大道旁,或老百姓家的房前屋后,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,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。可是在老杨树身上,散发出那种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、站在前列的担当精神、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、扎根大地的务实精神、低调朴素的淡泊精神,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敬佩与赞叹。老杨树的这“五种精神”,不正是杨浦老干部们为党和人民事业接续奋斗品格的生动写照吗?

桑榆未晚霞满天,老骥伏枥志更坚。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鼓舞下,杨浦的“老杨树”们将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,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,积极参与城市建设与治理,为共建和谐美丽城市,共创幸福美好生活,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。

行走杨浦

遇见了纺织娘


■范国忠文/图

余暇时,逛公园是最好的休闲。逛公园,自然是到离家不远的公园。杨浦公园,离我家比较近,走过去三十来分钟,坐公交车四五站。因此,在杨浦公园走走、看看、坐坐、拍拍,是我经常要做的一件事。

每次去杨浦公园,我都随身带着一架小型照相机。公园里,有声有色的假山瀑布、浓密绿荫的遒劲大树,波光潋滟的愉湖、雍容华贵的牡丹花、静卧碧波的锦带桥、清丽脱俗的荷花,还有褒善扬美的雕塑……走进整体布局仿照杭州西湖景观的杨浦公园,不仅是走进了愉快的境界,还有诸多美景可入镜。

金秋十月,天高气爽,我在杨浦公园林荫道上漫步,看见道旁一簇美人蕉猩红的花朵,在柔和秋阳下曼妙地摇曳。一直喜欢美人蕉,便趋前观赏。在美人蕉花朵上,竟不期而遇了一只头朝下倒立着的纺织娘(一种昆虫俗名),纹丝不动地贴在花朵上。

再趋前一步,纺织娘还是悠悠然。我从包里掏照相机,眼睛始终盯着纺织娘,生怕它跳跃而逃。

照相机的镜头,慢慢对着纺织娘,小心翼翼地下快门。一声轻柔的“咔嚓”,没有惊动纺织娘,我暗喜,再来一声“咔嚓”。连拍了4张照片后,不打扰纺织娘享受这美好的秋日时光和可餐秋色,我缓缓退步离开。

回家后,把纺织娘的照片放在电脑里察看。哦!色彩是多么美妙。红(红色美人蕉花朵)与绿(绿色纺织娘身躯)和谐相融,花与虫互相衬托,活脱脱一幅秋季花卉昆虫工笔画。

我把这张照片,给许多亲朋好友看,他们赞曰:像一幅油画。我不失时机地说一句:阿拉是在杨浦公园拍到的。

后来,这幅照片还被杨浦公园党群服务站选做宣传图片使用,我



的得意更是溢于言表。

还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日下午,得闲到杨浦公园游玩。兜兜转转后,来到愉湖边漫步。无意间看见一只黄色身躯的蜻蜓,头朝西、身在东,立在湖边岸石上,身后映出了一个比身体长两倍多的投影,煞是奇妙。

蜻蜓是最敏感的昆虫之一,是“胆小鬼”,因此只可远望不可近观。通常人一靠近它,就振翅飞远。所以,拍摄蜻蜓不易。

可蜻蜓和它的长长投影,我感觉非常特别,很想拍摄下来欣赏。为拍摄到这难得碰见的长长投影,我蹑手蹑脚往前移。这只蜻蜓是不会配合我的,在离蜻蜓一米处,我便停下朝前的脚步,慢慢举起照相机,悄悄对着它。

咦?它还是旁若无人地立在那儿。我心生一喜:看来,这只蜻蜓,愿意配合。照相机轻微的“咔嚓咔嚓”声,悦耳地接连响起来。

嘿!连续拍了17张有着长长投影的蜻蜓照片,蜻蜓还是立在那儿……这出乎我的意料。敏感的蜻蜓对我的拍摄落落大方,挺拍勿动气。

当然,这张蜻蜓身与影的摄影作品,又为我赢来很多点赞。我回应的还是那一句话:阿拉是在杨浦公园拍到的。

纺织娘任你拍,蜻蜓任你拍,为什么它们不远远地躲开人呢?我猜想有灵性的它们,已经“认出”了我是杨浦人,所以放心大胆地摆出姿势等着我呢!

时令小语

闹秋

■贾瑞东文

今天早晨,突然想去久违的河边走走,去六角亭坐坐。

深秋了,有些凉意,山寒水瘦、花残叶枯,一切都那么宁静。

来到河边的六角亭,心情却为之一振,刚刚迈上石阶,耳朵里就灌满了麻雀的叫闹声。我自作多情地想,它们还记得我这个老朋友,欢迎场面如此热烈。

也许寂寥的体味太刻骨铭心了,才觉得这里非同凡响耳目一新。

坐在亭间的长椅上,靠着栏杆,支起二郎腿,亭下是清澈的湖水,上面飘着几片落叶,似动非动;岸边多为柳树,长垂着,叶子深黄,掉得不多,也默然无语;远处有座小亭,翘檐若飞,站得高,不声不响地鸟瞰着这边,都退了春的色、减了夏的威、储了冬的凉、添了秋的沉,静谧得有些凄恻。

但是有了麻雀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它们最快活,打破了秋的格局和氛围。古人说“鸟鸣山更幽”,麻雀这一闹,就幽得热烈、幽得欣愉、幽得舒坦,再无幽的冷、幽的孤、幽的肃。这

一闹,秋就是另一种况味,柔和、光泽、畅爽。

六角亭是它们的四合院,城堡和村落,它们在亭子里飞来窜去,不时飘下一两片羽毛,洒落几滴白白的粪液,似乎都没闲着。忙什么呢?赶筑巢居备战严冬。它们选择能避风雨的瓦缝、梁角、窗洞安家,衔来干草树叶,修葺装裱,忙忙碌碌。

有时也忙中出错,一片枯叶不慎掉落,几只麻雀同时斜刺里飞过来争夺,抢绣球似的撞在一起,如葡萄坠地,滚着一团又翻扑几下,拍打翅膀,四散分开。鹬蚌相争时,另一只麻雀冷不丁一冲而下,把猎物叼走,燕子剪水似的划出一条优美圆弧,在弧的切点上,传来喙尖叩击地面的脆响,如花针刺破绢绣的声音。

闹不明白,外面那么多叶子为何只看中这片非争不可!

有一片叶子,落在我脚边不远,一只胆大的麻雀飞来,歇在地上,远远地瞟瞟,“啾啾”跳前几步,偏头瞄瞄叶子的位置,又定定地瞅瞅我的反应,再扭头观察退路。

我把脚悄悄地,往身下收,不对麻雀够成威胁,目光斜视,不与它对碰。就在此时,麻雀突然子弹一样射出,叼起叶片“嗖”地逃走,像猴子偷食,又像孩子放鞭炮,电光火石,一气呵成。

人生智慧

“还有复杂到眼花缭乱的白描”——读《永玉100》

■赵文心文

我取了艺术评论家吴洪亮为《永玉100》所写的后记《他不醉,让你醉》中的话做文章的标题。“还有复杂到眼花缭乱的白描,譬如那些植物枝蔓的反复穿插,黄老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画过画的人都知道,这有多难,真应了齐白石的那方印章‘年高身健不肯做神仙’。他的画始终没有‘飘飘欲仙’,愈来愈是脚踏实地。”

欣赏过水仙图、荷花图,再来体会《永玉100》里的白描图。

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,一种古老的艺术表现方式,指完全用墨色线条勾勒形象、表现物象、不施彩色的画法。白描又分单勾复勾,前者以线一次勾成,有用一色墨,亦有根据不同对象用浓淡两种墨勾成。后者先以淡墨勾成,再根据情况复勾部分或全部。复勾线条并非依原刻刻板重造一次,目的是为了加重质感和浓重变化,使物象更具神彩。还可以从类型加以区分,如平行线、交叉线、弧线等,以丰富画面的层次和质感。

《曾经认识的一个女孩子》,2021年,纸本白描,96.5cm乘以179cm,横

幅大画。一位俏丽的女孩长发披肩,趴卧在地毯上,流畅的弧线勾勒女孩曼妙的身姿,她双手捧读信函,双足踩着一捧芭蕉。女孩的周围散放着书本、背包、梨梨水仙头,很多封信错落堆积,屋角衣架悬挂长衣,地上透明花瓶里花枝伸展,还有顶着花朵的仙人球,高帮皮靴一倒一正,林林总总,线条明快简洁,勾勒女孩的日常生活图景。画纸的天头地角、物品的大小缝隙处,分两天写满了字迹隽秀的题跋。

“这有点好笑,事情发生在八十多年前了,我那时跟她差不多大,或许比她小一两岁。”黄先生叙说两人交往的故事,演出吃饭聊天,细细碎碎,生动有趣。“两年多来,我总常跟她一起,别人也不奇怪,以为我们谈恋爱已经多年。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,只觉得两人在一起很好,加一个人进来就不好。”“分别八十年了,给她刻的木刻像在谁的手上?她活着吗?还记得我吗?”

回忆往事,黄先生不需要专门构建叙事线,线条是天然的架构,线条充满感情。他以线条连接往事与当下,沟通心灵与外物,多少记忆与心事借助线条推进、延展。七八十年的光阴

里,各种相关的细节多少次浮现眼前,画中繁杂摆放的物品看似随意,一定是精心的选择与安排。而女孩素面,不施粉黛,岁月的光华是最美的色调。“她说喜欢看我静静地画画,好像不发一声跟我的对话,我也不感觉背后挨着个人,一点动静也没有……”“画这张画的时候,真希望她能站在后面看我为她画的像。”

线条唤醒记忆,观众也将自己带人情感深处。对于观众而言,女孩是一个陌生人,对于黄先生则熟悉又陌生。线条穿梭舞动,捕捉女孩的动态与神韵,随女孩一颦一笑,往事活了起来,温故知新,故成了新。以纪念逝去岁月的名义,他用灵动洁净的线条创造了一个鲜活的生命。

“能够将繁华和朴素、执拗和旷达、悲怆和欢乐等不同的体验情感融合在一起的,湖南人当中,只有写诗歌的屈原,以及今天的黄永玉。”(龚曙光)很有趣,白描也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,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,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,黄先生的白描线图,线条流畅有力,仿佛诗人的笔墨诗行,挥洒自如,为我们讲述过往的诗与美丽。